

啟迪。我們可以讀到大義捨生（《獨腳鳥》）、探險求真（《黑森林》）、無私大愛（《蜂兒》）、浩然正氣（《鳩哥》）、患難情深（《人面鴉》）、鄰里互助（《紅嘴鳥》）、母女同心（《么么和九姑》）、積德仁慈（《太平鳥鳳皇》）、棄邪從善（《黃鳥》）、生死相依（《鳥鼠同穴》）。

註：本書中涉及的《山海經》原文參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的《山海經》。

鳥鼠同穴	黃鳥	太平鳥鳳皇	么么和九姑	紅嘴鳥	人面鴉	鳩哥	蜂兒	黑森林	獨腳鳥
宋雪蕾	宋雪蕾	程逸汝	肖燕	朵芸	朵芸	王仲儒	王仲儒	張錦江	張錦江
151	135	117	99	83	65	53	39	21	1

目錄



譯文：有一種大蜂，牠的樣子像蜜蜂。有一種朱蛾，牠的樣子像蚍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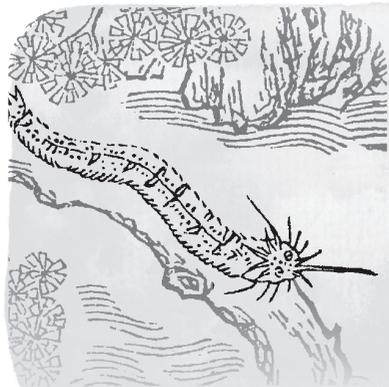
大蜂（明·蔣應鎬圖本）

曠野中有一種大蜂，腹大如壺，其蜂毒可以殺人。

《南山經·南次一經》

原文：（堂庭之山）又東三百八十里，曰猿翼之山。其中多怪獸；水多怪魚，多白玉；多蝮蟲，多怪蛇，多怪木，不可以上。

譯文：堂庭山向東三百八十里，是猿翼山。山中有許多怪異的野獸；水中生活着很多奇怪的魚，盛產白玉；山中有許多蝮蟲，很多怪異的蛇，很多奇特的樹木，人不可以登上這座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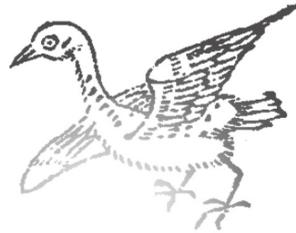
蝮蟲（明·蔣應鎬圖本）

蝮蟲即蝮蛇，是一種可怕的生物。郭璞稱蝮蟲鼻上有針，大者百餘斤，又名反鼻蟲。

鳩哥

王仲儒文





又東北百二十里，
曰女兒之山。其上多玉，
其下多黃金。
其獸多豹、虎，
多間、麋、麋、鹿，
其鳥多白鷓、多翟，多鳩。

【中山經·中次八經】



鳩哥一夜蒼老。

從前，鳩哥是何等的英武，冷銳的眼神，劍一般的尖喙，強悍的利爪，雙翅剛勁有力，飛翔時呼呼生風，一身黑色羽毛，在陽光下熠熠閃亮，一聲嘯叫，威風八面。鳩哥常常似一朵烏雲，在空中滯留，即使在千尺之上，也能洞悉隱匿在石縫或樹枝間的毒蛇，那一刻，鳩哥一聲長嘯，羽翼舒展，像風一樣颳過，毒蛇尚未覺察，已被叨走，成為鳩哥的獵物。每到這時，山林間總迴蕩着眾飛禽的驚呼和頌揚。鳩哥，在眾飛禽眼裏，那就是神一樣的存在啊。

只是，鳩哥怎地突然就失去了光彩？牠變得萎靡，失神，不安，微張着嘴，不停喘息，時不時地，牠嘴角還會湧出唾液，盡顯老態。

眾飛禽不解，幾經回想，才推算出鳩哥是在那日之後，逐漸衰老的。

那日，鳩哥看見山石間有一個池塘。時值正午，寂靜無風，水面上卻泛起波光，一道道，一層層，編織成一張金色的網。鳩哥正奇怪，忽見金光之下，一條雙尾蛇在水底嬉戲。鳩哥大驚，那蛇名叫肥遺，一個頭，兩個身子，若牠冒出水，周遭即會大旱。鳩哥沒多想，立刻從高空俯衝而下。肥遺豈是等

間之輩，見一道暗影墜落，雙尾攪動，掀起一簇簇水花。那水花細密而灼亮，鳩哥被晃了眼，竟然撲了個空。肥遺乘機一個飛躡，遁入池塘邊的亂石中。鳩哥回轉身，肥遺早已隱沒，池塘的水也隨之瀉盡，消逝無蹤。鳩哥站在枯竭的池塘裏，沮喪了好久。

眾飛禽估摸，定是鳩哥失手，沒逮到肥遺，又引來旱情，這才讓牠一夜愁白了頭。

過了幾日，鳩哥精神越發不濟，嘴巴也越發地合不攏，常有唾液垂落，滴滴嗒嗒，落在地面上條地冒起一溜煙，滋滋地響。又幾日，鳩哥的下顎處竟然生出一顆小瘤子，時隱時現，很是不祥。於是，眾飛禽猜想：這定是鳩哥之前毒蛇吃多了，蛇毒在體內日積月累，變作毒瘤子，就連唾液也變得有毒了，沒準牠喝的水都會有毒呢。

眾飛禽惴惴地想着，開始有意無意地避讓鳩哥了。

鳩哥才不理會眾飛禽的猜疑和疏遠呢。歇過幾天，鳩哥蓄足了力氣，雙翅一抖，往西飛去。太陽落山的時候，鳩哥找到一個水塘，水質清澈，水草肥美，鳩哥在水塘邊降落，牠把頭深深地埋到水裏，張大了嘴，天吶！一個水母，噢，不，是一尾晶瑩透明的小蝌蚪，戰戰兢兢地，從鳩哥的嘴裏游了出來。

這可是眾飛禽做夢也想不到的奇談怪事啊。

眾飛禽哪裏曉得，那日，鳩哥在金色池塘裏偶遇肥遺，肥遺逃遁，塘水消退，塘底嵌滿黑點，密密麻麻的，盡是蝌蚪的屍骸，鳩哥剛要離開，忽見一個水窪裏翻動着一小簇水花，一



尾小蝌蚪氣息尚存，竭力掙扎。那蝌蚪好奇特，通體透明，相貌非凡，嘴巴橫闊，眼球鼓泡，牠可憐巴巴地望着鳩哥。眼見着水窪即將乾涸，鳩哥心一軟，頓生憐憫，牠一伸脖子，把蝌蚪含進嘴裏。

但是很快，鳩哥發覺這個善舉帶給自己的竟是無法言語的負擔和累贅。鳩哥含着蝌蚪，無法捕食，即使兇猛的利爪按住了毒蛇，也不能啄食，害怕蝌蚪因此而受傷，只好生生地挨餓。鳩哥不能閉嘴，需要張開一條縫，讓口腔裏空氣流通，這樣蝌蚪才不至於憋死。鳩哥嘴巴半張着，時間久了，口水湧上來，鳩哥還不敢吞嚥，唯恐稍不留神，誤把蝌蚪嚥下，傷了牠性命，只得任由口水滴落，像個傻子。鳩哥更不能說話，也羞於解釋，如果告訴眾飛禽嘴裏養着一尾蝌蚪，定會被笑話，與其被無休止的聒噪鬧得心煩意亂，不如索性把祕密留在心底。

就這樣，沒過幾天，鳩哥已淪落為一副衰老、呆滯、心事重重的慫樣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跌落神壇。鳩哥當然不甘心，幾番折磨和糾結，牠終於起飛，往西，迎着落日，為蝌蚪找到這片能夠安生的水塘。

鳩哥把腦袋埋進水裏，蝌蚪從口中游出，鳩哥鬆了口氣，牠大口大口地喝水，啄食水草的嫩芽和根莖，揚起脖子，呼吸濕潤的空氣。夕陽的餘暉把水塘染成金色，鳩哥站在水邊歇息，入神地看着蝌蚪在水裏撒歡，越游越遠。鳩哥正要離開，卻發現踩在水裏的雙足不知不覺地露出了水面，水塘裏的水忽然就退去了。逆光中，鳩哥隱約看到肥遺的兩個身體攪纏在



一起，偽裝成一股繩索，飛快地躡進對岸的草叢裏，一晃不見了。鳩哥腳一蹬，展翅欲追，又見水塘已近乾枯，蝌蚪在薄水中蹦躑，危在旦夕，鳩哥憤憤地嗷叫一聲，撲上去，再次把蝌蚪含在嘴裏。

好狡猾的肥遺，與鳩哥做了冤家，卻利用蝌蚪與鳩哥智鬥。鳩哥也明白，那是肥遺的伎倆，但是蝌蚪實在無辜，怎忍心見死不救呢。

那麼，如何才能擺脫肥遺？鳩哥試着暗夜出行，在月色下尋找池塘，或者，牠繞道飛，飛很遠的路程，迷惑肥遺，使之失去跟蹤的目標和信心，但最終都無濟於事。肥遺如影隨形，像幽靈一樣，每次都準確判斷出鳩哥降落的池塘，隱匿於深水，待鳩哥吐出蝌蚪，喝過水，吃過草之後，肥遺便迅速探出頭，抽乾塘水，然後躲在暗處，窺視鳩哥狼狽不堪地營救蝌蚪。那一刻，肥遺的身體不住地纏繞、扭動，傳達着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。

肥遺重複着遊戲，樂此不疲，鳩哥竟沒轍，任由肥遺戲弄。這天，鳩哥來到池塘邊，微閉着嘴，並不急於放生蝌蚪或喝水吃食，而是瞪大眼珠，盯着池塘，觀察水紋動靜。見那池塘明淨而平靜，並不見肥遺影蹤，牠這才張開嘴，及近水面，「破」的一聲，蝌蚪跳了出來，濺起一朵小水花。鳩哥一呆，定睛細看，那蝌蚪似乎長大了，圓滾滾，像個丸子，身下還長出四隻小腳，小腳划着水，搖頭擺尾地游動，煞是可愛。鳩哥歡喜地看着，忘了吃食，忘了飲水。想到蝌蚪在自己的嘴裏竟

也能這般地成長，鳩哥心裏湧起一股暖流，眼睛不由得濕潤起來。突然，塘底揚起一蓬泥沙，似有活物在泥下扭動，鳩哥料定是肥遺作祟，正欲撲上前，又見蝌蚪尾巴一抖，驚懼地又向自己游來。顧及蝌蚪的安危，鳩哥一口銜起蝌蚪，撲啦啦地飛走了，留下肥遺在泥塘裏發愣，甚是不解。

鳩哥飛去又飛回，雖疲憊不堪，但眼裏卻有了神采。鳩哥站在樹枝上，四下寂然無聲，牠靜聽蝌蚪輕微的呼吸，承受蝌蚪的腳丫傳遞的力度，感知生命的變化和成長。蝌蚪的身子越發地大而壯，卡在鳩哥的嗓子眼，十分添堵，令鳩哥時不時地感覺發癢、打嗝、作嘔，但鳩哥強忍着，喘息着，牠用羽翼輕拂下顎，好似在安撫嘴裏的蝌蚪。鳩哥立誓：再難也要把蝌蚪養大。相比與肥遺的角逐，這或許是另一種勝利。

暑氣蒸騰，山色蒼黃，眾飛禽皆張着嘴喘氣，感覺憋悶，煩躁不安，再遙望鳩哥，只見牠獨處於林間，曲項向天，拍打翅膀，在枝上跳動，好似仙鶴在舞蹈。眾飛禽納悶：鳩哥有什麼可高興的？下顎的瘤子那麼大，那麼沉，整張臉都被擰歪了，那麼恐怖，莫非是鳩哥痛糊塗了？眾飛禽悲慟地想，鳩哥可能已病入膏肓，並無多少時日了。

眾飛禽沉痛之日，卻是肥遺竊喜之時。肥遺並未善罷甘休，決意與鳩哥纏鬥，牠順着整個山巒的地下水系，遊走於四通八達的溶洞和池塘，切斷了方圓百里地域的水脈。

水塘越來越遠。鳩哥的每一次飛行，都讓牠耗盡氣力。牠下顎沉重，脖頸下垂，如同吊着一個秤砣，牠的雙翅也綿軟無



力，只能像小雀鳥一樣，貼着樹梢低飛。常常，飛上一整天，鳩哥才能找到一個池塘或是殘留在石縫間的剩水。牠晃晃悠悠地降落，吐出蝌蚪，用麻木的鳥舌舔一舔，涼水入口，燒灼着牠的喉嚨，匆匆地，沒喝上幾口，水卻已近消失。水汽蒸騰中，鳩哥恍惚看到肥遺得意的模樣，像章魚一樣甩動着身子，好似在譏笑，任憑鳩哥怎麼飛，也飛不出牠的掌心。鳩哥就在這種蔑視下，使勁張大嘴，把蝌蚪含進去。牠閉着眼，喘着氣，試了幾次，這才顛顛巍巍地起飛。

好久沒下一滴雨了。天氣燥熱難耐，野草被曬得枯萎，灌木和喬木樹葉捲曲，像一把把乾柴。滾燙的風一吹，就能把枯草點燃，在山野裏燃起一簇一簇的火焰，綠野頃刻焚成焦土。鳩哥隨眾飛禽遷徙，無奈體力不支，被落在了最後，飛過一程，一見有巨大的枯樹，就要在樹影下歇息好一陣，然後再往前趕路。山火順風漫延，腳步飛快，幾乎要追上鳩哥，鳩哥真的飛不動了。

遠遠地，鳩哥望見前方有片水，在荒原裏像一面鏡子，似在召喚。鳩哥明知這是肥遺的圈套，但還是毅然決然地撲了過去。牠已無力與肥遺死磕，只想有一片水，放蝌蚪一條生路。鳩哥墜落一樣，跌進那個水塘，牠側躺在水邊，雙腳已軟，無法站立，但牠僵硬地昂着頭，張大嘴，費盡力氣，把蝌蚪吐了出來。

塘水旋即消退。潮濕的泥濘裏，裸呈着鳩哥和蝌蚪，像一大攤黑色和一小點白色。鳩哥渾身透濕，羽毛緊貼，更顯出

身軀的乾瘦薄削，牠使勁支起碩大的頭顱，雙目無神地看着蝌蚪。蝌蚪就在嘴邊，小而透明，全身裹滿鳩哥的唾液，像一層胎衣，閃着銀光。陽光炙熱，很快把唾液烤乾，胎衣變成了薄殼，啪啪一陣碎響之後，龜裂出紋路，然後一片一片地剝落。鳩哥發現，這個在牠嘴巴裏哺育的小生命，已經由蝌蚪蛻變成一隻蟾蜍，鼓嘴，瞪眼，四肢強勁，甚是精神。鳩哥眯縫眼笑了，狂喘一陣後，癱軟在泥沼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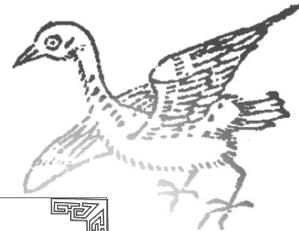
蝌蚪變蟾蜍，起先還白色透明，陽光直射，瞬間染成金色，成為一隻世間罕見的金蟾蜍。蟾蜍鼓起腮，對天呼叫，「呱呱，呱呱」，這三聲，聲擊長空，餘音不絕，凝固的熱浪被震動，恣意翻湧，積聚成連天的烏雲，終於，大顆大顆的雨點，重重地砸向大地，濺起茫茫泥塵，大雨傾瀉，水塘瞬間被注滿。

肥遺沒料到蟾蜍有如此能耐，牠幾乎被大雨擊暈，被激流沖垮，牠瑟縮在塘底亂石中，待水塘恢復平靜，身子一直，故伎重演，急欲從水中冒出。哪知身下湧起一根水柱，頂着肥遺往上升，始終不讓牠得逞。肥遺無計可施，甩着身體橫走，企圖逃脫。金蟾蜍不急不忙，吐出一個水泡，那水泡似有若無，變幻着形狀和顏色，晃蕩着飄向肥遺，把肥遺結結實實地裹了進去。肥遺上躡下跳，左衝右突，就是撕不開，掙不脫，逃不掉，只能在水泡裏徒勞折騰。

鳩哥也在大雨中恢復活力。牠飛上天，又俯衝下來，敏捷神勇，一如往昔。肥遺見狀，在水泡中蜷作一團，感覺一個巨

大的黑影覆蓋下來。鳩哥羽翼掠過水泡，把水泡刮得像個球一樣飛轉起來。肥遺絕望地閉上眼睛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鳩哥並沒有啄破水泡，捕食肥遺，而是隔着水泡，瞥了肥遺一眼，那目光犀利而堅定，深藏着一種信念。肥遺與鳩哥對視，立刻服輸了。肥遺不禁歎息，這水泡或許是牠這一生的歸宿了。

鳩哥在蟾蜍跟前停住，眼裏滿是溫柔。牠尖利的喙，在蟾蜍的嘴邊輕輕地啄碰，蟾蜍的眼中蓄滿淚水，一個勁地往鳩哥的下顎處磨蹭，鳩哥仰起脖頸，任由蟾蜍親昵。鳩哥張開嘴，想像從前一樣含住蟾蜍，但蟾蜍長大了，再也含不住了。鳩哥甩了甩頭，一串水滴飛出，像是淚水。然後，鳩哥脖頸仰天，一聲長嘯，決絕地飛向遠方，頭也不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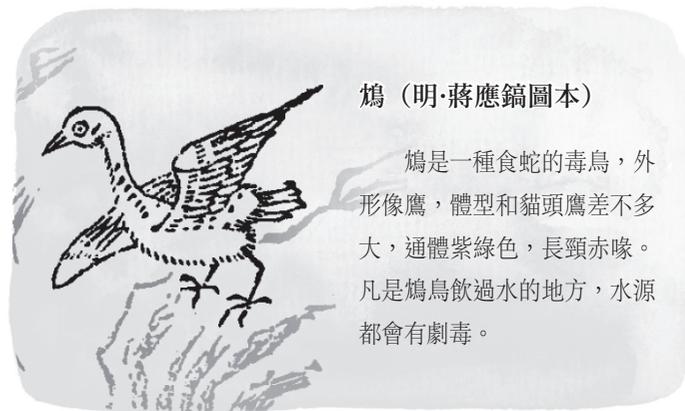


故事取材

《中山經·中次八經》

原文：（驕山）又東北百二十里，曰女几之山。其上多玉，其下多黃金。其獸多豹、虎，多閭、麋、麋、鹿，其鳥多白鷗、多翟，多鳩。

譯文：驕山再往東北一百二十里，是女几山。山上盛產玉石，山下盛產黃金。山中的猛獸大多是豹子、老虎，還有很多山驢、麋鹿、麋、麋，山中的鳥類大多是白鷗、山雞，有很多鳩鳥。



鳩（明·蔣應鑄圖本）

鳩是一種食蛇的毒鳥，外形像鷹，體型和貓頭鷹差不多大，通體紫綠色，長頸赤喙。凡是鳩鳥飲過水的地方，水源都會有劇毒。

《北山經·北次一經》

原文：（渾夕之山）有蛇，一首二身，名曰肥遺，見則其國大旱。